

院藏「天祿琳琅」 書衣小識

曾紀剛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助理研究員

摘要

「天祿琳琅」是中國古代藏書史上第一座由皇家建立的善本特藏，凡入藏昭仁殿的宋、元、明版珍貴圖書，不僅逐一鈐蓋醒目的收藏印記，更重新裝潢，藉由函套的材質、顏色區分文物等第。至於書籍封面顏色，是否和乾隆皇帝纂修《四庫全書》一樣按經、史、子、集各有不同？伴隨嘉慶二年「天祿琳琅」遭火劫盡毀，加之文獻無徵，遂成為清宮文物收藏與古籍研究難能填補的闕隙。本文根據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天祿琳琅」相關書籍，具體檢視並記錄文物現況，再與學者揭示之史料載述相驗證，初步認為：無論乾隆創設或嘉慶重輯之「天祿琳琅」藏書，其書衣俱未按版刻時代、四部分類而選用不同材質或顏色；嘉慶朝多用各色箋紙與絹，常見灑金製品，道光元年修護「天祿琳琅」善本時，亦頗依循舊規；同治、光緒年間再行修護，書衣材質轉趨多元而古意盡失，其配色則同樣不見任何規律與條理。唯昔日未獲書目著錄且大多別貯於其他宮殿的「目外書」，較有可能保留「天祿琳琅」鑑藏改裝的書衣原貌。

關鍵詞：天祿琳琅、書衣、裝潢

Notes on the Covers of the Books from the Tianlu Linlang Library

Zeng Jigang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The Tianlu Linlang 天祿琳琅 Library of the Qing 清 Dynasty was the first imperial collection of rare books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All of the titles from the Song 宋, Yuan 元, and Ming 明 dynasties preserved in the Library at the Zhaorendian 昭仁殿 Palace are marked by clear and striking collection seals, superior rebinding and redecorating work, as well as fine protective cases, of which the different colors and materials were intended to differentia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itles. However, did the selection of the colors for the book covers follow any prescribed scheme? Or was the scheme in line with that of the Qianlong 乾隆 emperor's *Siku Quanshu* 四庫全書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whereas each of the four classes of books – Jing 經 (classics), Shi 史 (histories), Zi 子 (philosophies), and Ji 集 (literary collections) – was given its own distinctive coloring? The Tianlu Linlang Library was set ablaze in 1797, and existing literature reveals nothing of pertinence to the physical attributes of the binding of its books; the above query has thus remained to this date a lacuna in the studies of Qing imperial collections and Chinese bibliography. Having carefully examined each title of the Tianlu Linlang Library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s collection, and rigorously verified its present state against relevant writings in historical bibliography, in a preliminary attempt to unveil the puzzle, the author has observed that the colors and materials of the book covers of the titles from Qianlong's original Tianlu Linlang Library and its reincarnation assembled by Emperor Jiaqing 嘉慶 after the fire do not correspond to their print dates, nor do they conform to the four-branch classification outlined above. In general, colored sheets of paper and silk adorned with sprinkles of gold were common during Emperor Jiaqing's reign. When in 1821, the first reign year of Emperor Daoguang 道光, the Library was conserved, the selection of colors and materials for the covers was very much in compliance with previous practice. Further repair work was conducted during the Tongzhi 同治 and Guangxu 光緒 reigns, and the use of materials for the book covers became even more diversified, resulting in the loss of the classical taste, not to mention the lack of any identifiable pattern in the selection of colors. The books excluded from the Library, that is, the titles that had been preserved in other palaces and pavilions, though, may have retained the original Tianlu Linlang book-cover styles.

Keywords: Tianlu Linlang Library, book cover, book binding and decoration

前言

書衣古稱「帙」，意即裹覆書籍的物件。¹ 其材質泛用縑、布、絹、緹；其制或似囊袋，或織細竹若簾，內襲薄繒，故從「巾」。² 秦、漢時期，承載文字著述的書寫材料不外竹木縑素，編裝形式則聯簡成冊、束帛為卷。為便於保護、收整、皮藏、攜帶，不致散亂損壞，故另製書衣縛束於外。一帙之中，往往包含若干卷、冊，「帙」也成為書目著錄中的計量單位。南朝齊、梁間學者阮孝緒（479-536）〈七錄序〉篇末所輯錄的〈古今書最〉，便記載如「晉元帝書目，四部，三百五表，三千一十四卷」、「宋元徽元年秘閣四部書目，二千二十表，一萬五千七十四卷」³ 等實際藏書情形。伴隨書籍制度與裝幀形式之遷嬗，書帙的實用性質未嘗改易，其體貌結構則逐漸過渡、演化為裝盛書冊的函套、箱匣甚或夾板，轉令包覆書冊的封皮面頁仍沿用「書衣」之雅稱。

圖書典籍，既為學術智慧之結晶，亦是歷史文化的載體，唯其材質纖弱，輒易離散毀損，難得世守永保，故中國歷朝歷代，無不積極蒐訪天下遺籍，以維繫人文血脈，而官府所藏，不僅精於鈔繕讐校，更欲藉綺麗雅緻的裝潢工藝，彰顯國力之盛、珍護之切與文教之隆。諸如漢時「秘閣圖書皆表以牙籤，覆以錦帕」。⁴ 隋煬帝楊廣（569-618）秘閣所藏正御書「皆裝翦華淨，寶軸錦標」，觀文殿書室十四間，「窗戶、牀褥、厨幔，咸極珍麗」；⁵ 副本另分為三品，「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⁶ 藉卷軸之材質、顏色將重新校寫的書卷區別等第。降至李唐，更見考究，玄宗開元年間（713-741），兩京四部庫書各藏一本，皆以益州麻紙鈔寫，集賢院御書「經庫皆鈿白牙軸，黃縹帶，紅牙籤；史書庫鈿青牙軸，縹帶，綠牙籤；



圖一 左：《宛委別藏》四色絹質書衣

右：《宛委別藏》經部、集部木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子庫皆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皆綠牙軸，朱帶，白牙籤」，⁷ 誠所謂「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⁸ 宋代詞人晏殊（991-1055），嘗承召入太清樓觀書，謝表中亦以「丹函翠蘊，藏先聖之寶章；綈表縹囊，集九流之閼籍」⁹ 形容宮苑藏書的豐贍美備。史載如縷，在在表露出書籍裝幀早已超越收納防護的功能本位，匯聚圖書也不再謹守興滅繼絕之鴻教，而是有意識地追求、提昇甚至淬鍊書籍作為「物」的賞鑑品味、美感層次與傳藏價值。泊乎乾隆皇帝纂修《四庫全書》與《薈要》，除了運用象徵春、夏、秋、冬四時運行的青綠、朱紅、月白（淡藍）、灰黑作為經、史、子、集四部典籍的絹面配色，另以代表中正綱領的明黃裝訂簡目，貫串其裝具配製體系（如書冊束帶、匣面刻字、分架繪圖等），更進一步將圖書分類、知識典藏與五行、四德的思想內涵相融會，鋪展出超邁往古的右文雄圖。乾隆〈文津閣作歌〉¹⁰ 云：

浩如慮其迷五色，挈領提綱分四季。
經誠元矣標以青，史則亨哉赤之類。
子肖秋收白也宜，集乃冬藏黑其位。
如乾四德歲四時，各以方色標同異。

而嘉慶年間浙江巡撫阮元（1764-1849）陸續呈進之《宛委別藏》，內府亦循《四庫全書》裝潢之例，盛以木函，匣面刻字分別填入綠、紅、藍、白四色，書衣絹色則調整為：經部棗紫，史部淡藍，子部石青，集部暗粉。（圖一）固然略顯不同，仍大致維持依四部分色之規制。

1. (漢) 許慎 (約58-約147)，《說文解字·巾部》：「帙，書衣也，从巾失聲。裹，帙或從衣。」清儒段玉裁 (1735-1815) 注曰：「書衣謂用裹書者，亦謂之「褙」。陸德明撰《經典釋文》三十卷，合為三帙，今人曰「函」。」見《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十四，頁359。
2. 有關書帙之名義研究暨文獻考論，可參閱（清）葉德輝（1864-1927）撰，耿素麗點校，《書林清話》（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卷一，〈書之稱函〉，頁12-13；（日）島田翰（1879-1915），《古文舊書考》（臺北：廣文書局，1967，《書目叢編》，第60冊），卷一，〈書冊裝潢考〉，頁47-70；馬衡（1881-1955），〈中國書籍制度變遷之研究〉，收入《圖書館學季刊》，1卷2期（1926.06），頁208-210；余嘉錫（1884-1955），〈書冊制度補考·書裹〉，收入《余嘉錫論學雜著》（北京：中華書局，2007），下冊，頁552-554。
3. (唐) 釋道宣（569-667），《廣弘明集》（影印明汪道昆刊本），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第477冊，卷三，頁13a。
4. 宋人王洙（997-1057）注杜甫詩〈贈李八祕書別三十韻〉、祝穆輯《古今事文類聚》、王應麟（1223-1296）輯《玉海》，皆引自《西京雜記》，為今本所無。
5. (宋) 司馬光（1019-1086），《資治通鑑》（影印宋刊本），收入前揭《四部叢刊初編》，第477冊，卷一八二，〈隋紀·場皇帝中〉，頁17b-18a。
6. (唐) 魏徵（580-643）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三二，〈經籍志〉序，第4冊，頁908。

7. (後晉) 劉昫（888-947）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四七，〈經籍志下〉，第6冊，頁2082。
8. (宋) 歐陽修（1007-1072）等，《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五七，〈藝文志〉序，第5冊，頁1422-1423。
9. (宋) 王應麟，《玉海》，元後至元六年（1340）慶元路儒學刊本，卷二七，〈帝學·觀書〉，頁12a。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10. (清) 高宗弘曆，《御製詩五集》，卷十七。見《清高宗御製詩文全彙》（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影印清乾隆嘉慶間武英殿刊本），第9冊，頁5a-6a。

藉由裝潢配件的材質、顏色、圖紋元素，賦予並標誌書籍類別或藝術收藏的精髓等第，形成一套完整的設計規範，從而與宗法背景下的倫常、禮制、儀節等尊卑秩序互為表裡，確實是中國古代別具特色又義蘊深長的文化傳統。那麼，對比於《四庫全書》網羅四部圖籍「裝儲列帙宜分彩」¹¹的典藏理念，早在乾隆御極之初，便有計劃地訪查內府所藏珍貴古籍，以文物賞鑑的角度進行蒐集、整理、考訂與編目，創建古代藏書史上第一座皇家善本特藏「天祿琳琅」之際，是否也承襲了同樣的思維脈絡？乾隆四十年（1775）所輯《欽定天祿琳琅書目》¹²兼採版刻時代與四部分類著錄各書序次，除卻〈凡例〉明言以裏覆函套之材質、顏色區分藏書品級，當時陸續入藏並重新裝配的書衣，可曾依循類似的規律或趨向？嘉慶二年（1797）昭仁殿焚毀後，又如何為迅速重建徵集的藏書賦予新貌？目前存世的「天祿琳琅」善本，呈現的是清代宮廷裝潢的何種階段面相？以上數端，在原物失傳與文獻無徵的情況下，尤難廓清，遑論還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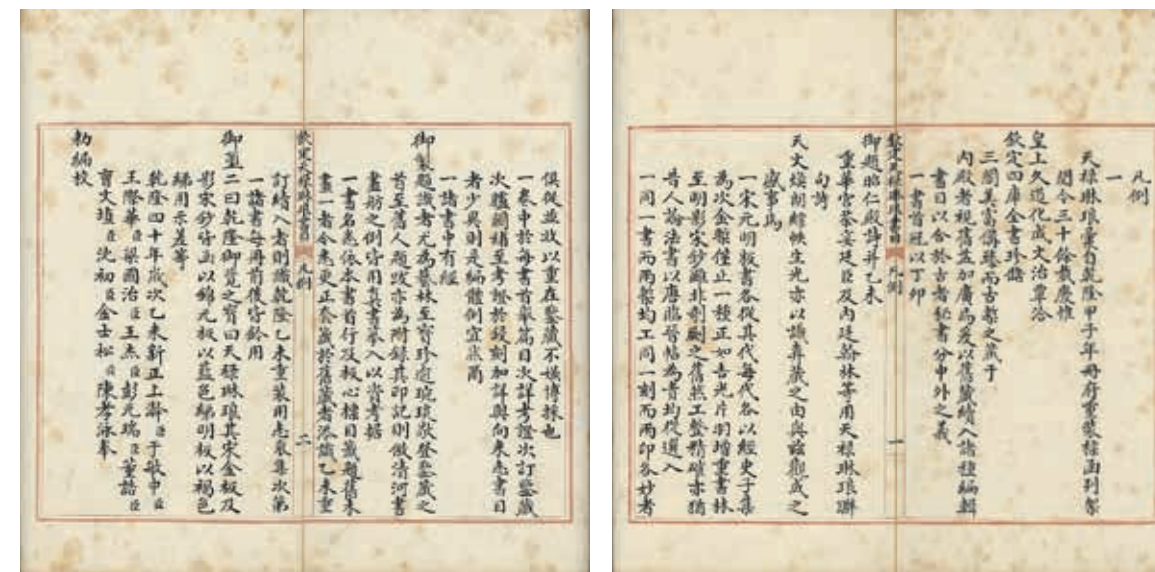
目前學界關於清宮「天祿琳琅」之各類研究與傳藏考查，已逐漸累積豐實的成果。北京清華大學劉蕾教授近年出版《天祿琳琅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堪稱最具代表性之專門論著。當然，在「天祿琳琅」近二百年匯藏、重建與修護歷程中，涉及善本裝潢之具體內容，猶不乏引人好奇與闕疑處。本文之作，謹據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嘉慶朝續輯《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現存著錄書322部，以及未經書目著錄卻內含相關鈐印特徵的22部「目外書」，實際檢視並記錄文物現況，覈驗學者揭示之文獻載述，嘗試列舉若干較完整的比對資料，並歸納觀察所得，期能釐清外界對「天祿琳琅」善本裝潢體例的臆解，為「天祿琳琅」整體研究填補些微空隙。

一、乾隆匯藏宮廷善本的裝潢規制

乾隆皇帝創建「天祿琳琅」伊始，廷臣對於陸續蒐集、匯藏入昭仁殿的數百部珍貴圖籍，即劃一體式，重予裝潢、修護、鈐印、盛函、度架，除了襯托古槧之美富，益以齊整形象昭顯這座皇家善本特藏典雅莊重的書香品味。由乾隆四十年編定《前目》時所制〈凡例〉數則，後人不難據以揣摩、想像建置「天祿琳琅」期間，古籍善本在承載歷史意涵、富含學術內蘊之餘，如何被視作藝術精品而納入文物收藏的版圖，並且有意識地標誌徵集先後，揭櫫其依版刻年代論列藏品等第的包裝陳設理念：

11. (清)高宗弘曆，《御製詩四集》，卷十七，〈彙輯四庫全書聯句〉陸費墀聯句。見前揭《清高宗御製詩文全彙》，第7冊，頁296。

12. 本文凡徵引書目之內容，主要依據徐德標點本《天祿琳琅書目·天祿琳琅書目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另參校院藏清乾隆嘉慶間內府鈔本。又，為行文之便，以下《欽定天祿琳琅書目》簡稱「《前目》」，《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簡稱「《後目》」。



圖二 清 于敏中等編 《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凡例》 清乾隆間內府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一。「天祿琳琅」彙自乾隆甲子年，冊府重裝，標函列架，閱今三十餘載。慶惟皇上久道化成，文治覃洽。《欽定四庫全書》珍儲三閣，美富備臻，而古槧之藏于內殿者，視舊益加廣焉。爰以舊藏、續入諸種編輯書目，以合於古者秘書分中外之義。
- 一。書名悉依本書首行及板心標目，籤題舊未畫一者，今悉更正。套籤於舊藏者添識「乙未重訂」，續入者則識「乾隆乙未重裝」，用志哀集次第。
- 一。諸書每冊前後皆鈐用御璽二：曰「乾隆御覽之寶」，曰「天祿琳琅」。其宋、金板及影宋鈔，皆函以錦；元板以藍色緋，明板以褐色緋，用示差等。（圖二）

觀此例言，可以推論乾隆九年（1744）起，凡自宮中各處徵集、鑑別後，獲選入藏昭仁殿的宋、元、明舊版善本，率經內府重裝；在改換書衣、題籤的同時，也可能稍事變動原書裝訂之卷帙分合。其次，於每冊首、末葉鈐蓋「乾隆御覽之寶」闊邊大方璽（或朱文橢圓印）暨「天祿琳琅」小朱方，賦予諸書鮮明崇顯的皇家典藏印記。最後，選擇不同材質、顏色的織物裱覆函套，裝盛陳列，藉以區別其版本年代遠近暨貴重程度：宋、金版善本傳世珍罕，影宋鈔本藉「下真蹟一等」¹³的描摹書藝保留原刻面目，故書籍函套俱覆以紋彩繽紛的織錦；元、明版書則分別採用藍、褐色緋函，質地較為粗厚樸質，頗能符合史籍所載名物淵源乃至隋唐秘閣藏書規制，猶或寄寓乾隆尚雅崇古的文化思維。

13. 語出（宋）米芾（1051-1107），《寶章待訪錄》：「王右軍蘭亭燕集序。右唐粉蠟紙雙鈎摹本，在蘇澈處。精神筆力，毫髮畢備，下真蹟一等。」見（宋）左圭，《百川學海》（民國十六年[1927]陶湘涉園影刊宋本），辛集上，第24冊，頁26。

此外，〈凡例〉首條明言《前目》十卷係合「舊藏、續入諸種」編輯而成，意即乾隆四十年以前，「天祿琳琅」已歷經不同的匯聚階段。據乾隆二十六年（1761）增修成書之《國朝宮史》載有「《天祿琳琅》一部十二卷」，¹⁴ 便是早期著錄「舊藏」善本的完整書目，其後續有蒐羅訪獲之珍籍，固然同樣重新裝潢，唯於書冊題籤謄寫格式不盡相同，乃藉乾隆四十年全面審訂版本虛實並再度撰輯新目之際，一方面將原有藏品中偽充宋、元槧印者撤出改正，取「續入」精品連同昔日未獲甄錄之善本薈萃成編，再則律定所有書籤格式，並於函套題籤分別註記，以資辨入藏先後。正因如此，《前目》同時含括乾隆皇帝不同時段賞鑑品題的「御題書」38部，總計42篇親筆題識普遍集中在乾隆九年秋、三十九年（1774）秋冬以及四十年春，¹⁵ 完全契合「天祿琳琅」初建、重校與書目纂定的關鍵時間。其中一部宋寶慶元年（1225）廣東漕司刊《九家集注杜詩》，即是乾隆三十九年纂修《四庫全書》期間查檢武英殿書庫的新發現，原擬列為續入書之上等，遂藉此機緣同登《前目》鑑藏著錄。

至於從昭仁殿向外延伸的善本典藏空間——「五經萃室」，則以比照「天祿琳琅」書籍裝潢的規制，呈現其折衷於離合之間，各自獨立又相互輝映的布置旨趣。¹⁶ 乾隆四十年《前目》成書後，陸續新得相臺岳氏荆谿家塾刻印之「宋版」《周易》、《尚書》、《毛詩》、《禮記》諸經，¹⁷ 發現竟與「天祿琳琅」中一部《春秋經傳集解》可以配成五經之數，於是將昭仁殿藏本撤出，就殿後西楹另闢「五經萃室」專門貯置相臺五經。乾隆四十八年（1783）正月撰〈五經萃室記〉，嘗敘明其合則勿分、新舊不相淆混，進而由物體道的調度運思：

夫岳氏之書既分而合，幸合則不可使復分……茲撤出昭仁殿之《春秋》以還岳氏五經之舊，仍即殿之後廡所謂慎儉德室者，分其一楹，名之曰「五經萃室」，都置一几。是舊者固不出昭仁殿，而新者亦弗闌入舊書中。似此位置，可謂得宜。吾因思之位置一切政務亦能如是，胥得宜乎。所謂得

宜者，亦有合於天理人心之正，而不違五經之旨乎。¹⁸

翌年新春，乾隆循例在重華宮舉行茶宴，便以此為主題，與廷臣及內廷翰林共二十八人和作〈五經萃室聯句〉。席間乾隆有詩曰：「雌雄劍必合豐城，《易》《書》同稗珠和璧，《詩》《禮》還聯弟與兄，因取《春秋》通校正。」述及聚合岳氏五經善本之機遇，時任禮部右侍郎的常州經學家莊存與（1719-1788）聯句則以「迺撤編天祿一部」作結，詩注云：

《春秋》已編入「天祿琳琅」，茲撤出，彙成五經全部。將續入四經仿照「天祿琳琅」之書，一律裝潢，以還岳氏之舊。¹⁹

可以想見，《禮記》與《周易》、《尚書》、《毛詩》四經先後續入，內府重裝的材質款式容或小異，如今欲同昭仁殿原藏岳刻《春秋經傳集解》合璧皮藏，所有書冊裝幀體式便一律與乾隆四十年以前入藏之「天祿琳琅」相偕。究槧印統系，確實還相臺舊觀；論賞鑑品味，猶且承天祿新貌。

儘管《前目》例言已提供若干線索，聊供後人在乾隆朝「天祿琳琅」原物殆無傳存的情況下，尚得藉以體探昔日匯集編目、盛函鈐璽、題籤記注之粗略輪廓，唯獨對於書衣裝幀的相關敘述盡付闕如。《前目》著錄善本429種、1,565函、11,542冊，若再加上選餘、撤出、續入種種書籍，總量更不止此數，概予重新裝潢，勢必頗費物料資材。囿於個人聞識短淺，至今未曾查知有關當時裱覆書衣之材質、樣式、配色、開銷、數量等等文獻史料，臆想無憑，更難建立論證條理。

然而，「天祿琳琅」書衣形色並非毫無解繹頭緒，倘能全面檢視乾隆、嘉慶二朝書目著錄之現存善本與未獲著錄卻鈐記相關璽印的目外書籍，進一步辨析何者可能保有原藏樣貌？何者已經修補重裝？再將相關紀錄並陳參較，或能掇拾昔日皇家善本裝潢陳設之吉光片羽，稍事釐清世人面對此一文物典藏壯舉的謎疑與想像。

二、院藏「天祿琳琅」善本書衣群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天祿琳琅」相關善本，總計344部、6,432冊。其中著錄於嘉慶三年（1798）成書之《後目》者共322部、5,995冊，主要承自1933年起隨文物南遷輾轉護運至臺灣的故宮善本圖籍，實為311部；另有5部分別受贈於沈仲濤先生

14. 見（清）于敏中等，《國朝宮史》，卷三三，〈書籍十二·目錄〉。文淵閣本《欽定四庫全書》書前提要云：「《國朝宮史》三十六卷，乾隆七年命內廷翰林等修纂，二十四年以原書簡畧，復命增修，訖二十六年書成。」《總目》提要亦云：「乾隆七年奉勅撰。乾隆二十四年，以原書簡畧，復命增修，越兩載而告成。」院藏清內府朱絲欄鈔本前錄有于敏中等人之呈進書籍奏摺，則署「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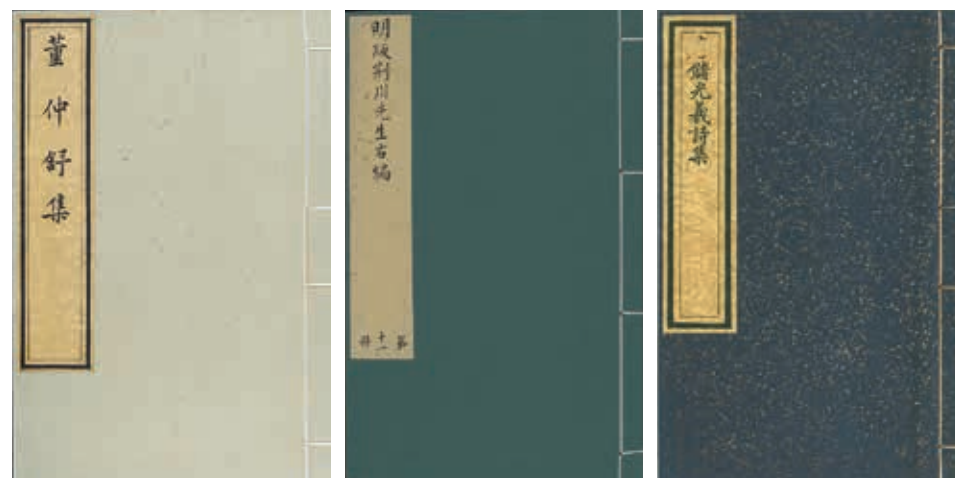
15. 通檢《前目》所載，署記乾隆甲子（九）年之御題共14篇，皆作散體，多鈐「乾隆宸翰」；甲午（三十九）年7篇，乙未（四十）年12篇，皆為韻體，多用「乾」「隆」雙璽。另有9篇未署年月，以其俱為散體，且幾乎俱有「乾隆宸翰」（僅卷五〈元版經部〉著錄之《唐國史補》無此印），茲繫入乾隆九年。

16. 相關討論，另參拙文〈廣製還應重訂正——說乾隆朝「天祿琳琅」撤出書〉，《故宮文物月刊》，第368期（2013.11），頁65-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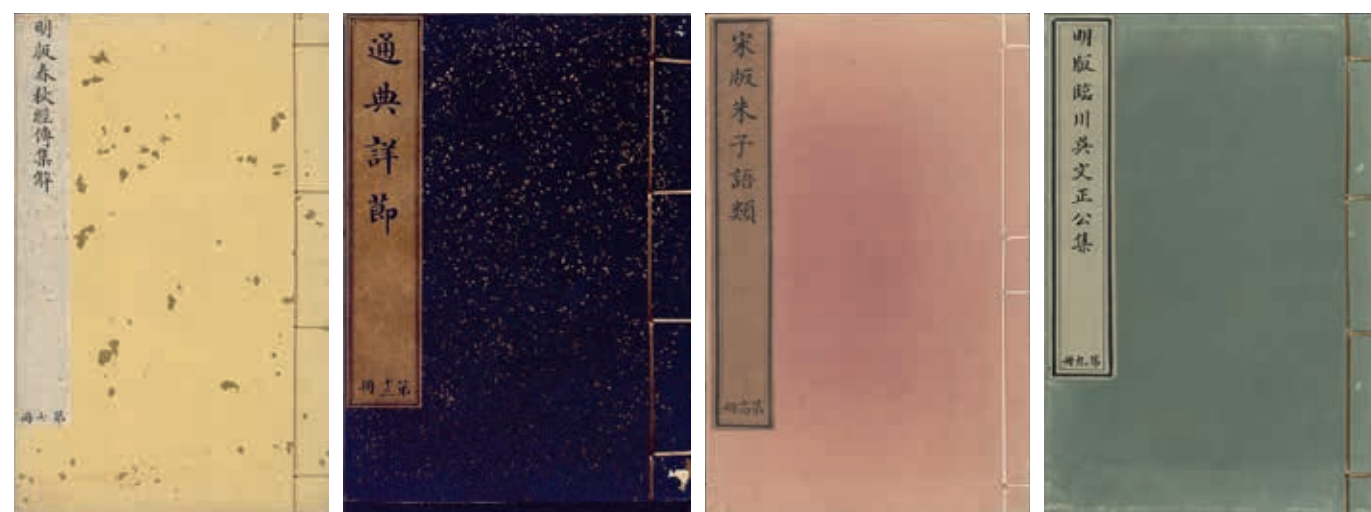
17. 彼時成稱相臺群經係南宋岳珂主持鑄版，當代史家始證其非，實乃岳飛（1103-1142）九世孫岳浚家塾所刻，年代已至元初。詳見張政烺（1912-2005）〈讀《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收入《張政烺文集·文史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327-334。

18. （清）高宗弘曆，《御製文二集》，卷十四。見前揭《清高宗御製詩文全彙》，第1冊，頁8b-9a。

19. （清）高宗弘曆，《御製詩五集》，卷一。見前揭《清高宗御製詩文全彙》，第9冊，頁28b。



圖三 左起：
《董仲舒集》 重裝淡綠地灑金箋書衣
移貼明黃地雲龍紋暗花緞書籤
《荆川先生右編》 重裝湖綠色箋書衣
移貼白地灑金箋書籤
《儲光毅詩集》 重裝石青地灑金箋書衣
移貼明黃地雲龍紋暗花緞書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左起：《春秋經傳集解》 淡黃地灑金箋書衣 白地灑金箋書籤
《增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 石青地灑金箋書衣 古色箋書籤
《朱子語類》 暗粉色箋書衣 古色箋書籤
《臨川吳文正公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灰綠色箋書衣 素箋書籤



圖五 《史記》 明正德間劉洪慎獨齋刊本 書中文徵明藏印、卷末刊記以及金粟山藏經箋書衣，俱備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1892-1981) 與黃莉容、黃文如女士，²⁰ 6部屬本院歷年購藏文物。²¹ 其餘22部、437冊，則是鈐蓋「天祿琳琅」或清帝璽印的目外書。實際考察群書現存之書衣樣貌，不難得出新舊錯雜、材質多變、色彩繽紛且毫無規律可循的印象。在不改變文物保存現狀，不拆裝、不揭紙的原則下，就目力所及之處逐部、逐冊檢視記錄，始初步歸納出若干較為具體的觀察內容，今謹略識如下：

(一) 紙質書衣與用色

院藏《後目》著錄書之書衣材質，大致包括紙質與織物二類。

紙質書衣總數不及50部，泰半實係晚近修護重裝，多數選用古籍裝幀慣行之石青色箋，間有石青、淡綠地灑金箋，或磚紅、淺駝、湖綠乃至墨綠色皺紋紙，部分書籍再將原有白地灑金箋書籤或明黃地雲龍紋暗花緞書籤移貼至新書衣上。(圖三)另外25部保留紙質書衣者，大多使用色箋(灰綠、淡綠、淡粉、暗粉、明黃、淡黃)、灑金箋(淡綠地、石青地、淡黃地、磚紅地)，書籤亦同為紙質，以白色、白地灑金以及栗殼色(又稱古色、雅色)為主。(圖四)著錄於卷九〈元版史部〉之明嘉靖間汪文盛等福建刊《漢書》、《後漢書》，特意將封皮紙張浸染成藏經箋色，藉以襯托這部「元刻麻沙小字本」²²的古香雅韻；而卷四〈宋版史部〉著錄之《史記索隱》，實乃明正德年間建陽書戶劉洪「慎獨齋」所刻，不但卷末「嘉祐二年建邑王氏世翰堂鏤板」刊記出自後人偽造，各冊書衣、書籤多處鈐有「金粟山藏經紙」朱文小方印，其字新色豔，亦當屬仿品甚或贗製。(圖五)由此可見，舊版善本入藏昭仁殿時，原有書衣若兼具特殊歷史文物價值，則未必概予拆撤重裝；前述《九家集注杜詩》便曾獲乾隆御題曰：「金粟山存舊卷筒。」注云：「世以藏經紙之未作經冊者為卷筒紙，最為難得，此書面頁用之。」²³ 據以推測這部宋版杜詩獲「天祿琳琅」鑑藏後，反倒刻意保留、呵護其以北宋金粟山藏經紙製作書衣的珍稀風采。唯此二例前後間隔僅23年，相形之下，品味殊甚矣。

20. 沈仲清先生捐贈「研易樓」藏書中有4部：《後目》卷一之《御題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存《外集》、《遺文》、《集傳》共3冊)，卷三之《大廣益會玉篇》，卷七之《晦庵先生文集》與《古今文章正印》。黃莉容、黃文如女士捐贈黃杰將軍(1902-1995)藏書中有《後目》卷三著錄之第四部《春秋經傳集解》(存2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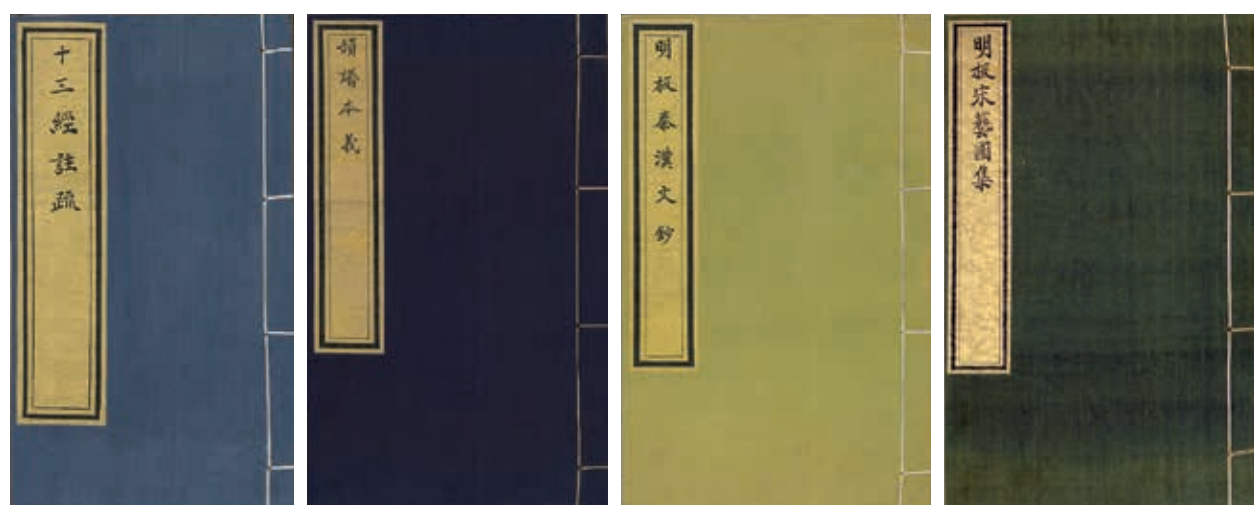
21. 《後目》卷一之《御題尚書詳解》，卷二之《童溪王先生易傳》(存2卷)，卷七之《後村居士集》(存1卷)、《唐文粹》(存21卷)，卷十一之《歐陽文忠公集》(存13卷)，卷十九之《唐文粹》(存12卷)。

22. 《後目》云：「以余靖上冠宋號，知為元刻，印記亦一家所藏。」按此二書俱將各卷端大題次行「漢班固漢唐顏師古注」或「南宋范曄漢唐章懷太子賢注」以下之「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裁去，再以「孔明獨觀大意」、「淵明不求甚解」二朱印鈐於割補處，意欲偽充元槧。

23. (清)高宗弘曆，《御製詩四集》，卷二七。見前揭《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7冊，頁16。又，乾隆嘗於第三次東巡時(四十三年夏，1778)作《盛京土風雜詠十二首》，其十〈豁山，漢語紙也〉「卷筒金粟常臨帖」句下亦有注云：「藏經紙無摺痕者謂之卷筒，較經背紙尤難得。」卷五四，第8冊，頁11b。



圖六 左起：《資治通鑑考異》紫綠色絹書衣 書籤同為明黃地雲龍紋暗花緞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通鑑釋文辨誤》淡黃色絹書衣
《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暗粉色絹書衣
《鶴林玉露》軍綠色絹書衣



左起：《十三經古注》淡藍色絹書衣 書籤同為明黃地雲龍紋暗花緞
《韻譜本義》石青色絹書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秦漢文鈔》草綠色絹書衣
《宋藝圃集》墨綠色絹書衣

(二) 織物書衣與用色

織物書衣270餘部，佔院藏《後目》著錄書之最大宗，其廣泛運用絹、緞與宋式錦（仿宋錦），形成世人擬測嘉慶朝重建昭仁殿並續輯「天祿琳琅」裝潢列架景觀的物質基礎。其中，約130部採用絹質書衣者，皆貼以黃絹或明黃地雲龍紋暗花緞重新界畫、繕寫的書籤，絹面顏色三成爲石青色，餘則遍及藍、綠、黃、紫、粉紅等色系，且無論宋、元、明版或經、史、子、集四部皆混雜使用，未見以絹色區別部類等第的趨向、規律。茲略舉卷九〈元版史部〉、卷十〈元版子部〉，卷十三〈明版經部〉與卷二十〈明版集部〉各5部表列於下，便能說明其裝潢配色的任意性：（圖六）

元版史部		元版子部	
題名	書衣絹色	題名	書衣絹色
資治通鑑考異	紫絳	晏子春秋(1)	淡黃
通鑑釋文辨誤	淡黃	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	暗粉
資治通鑑綱目	橄欖綠	風俗通義	淡黃
南唐書	橄欖綠	拾遺記	紫絳
十七史詳節(2) ²⁴	紫絳	鶴林玉露	軍綠
明版經部		明版集部	
題名	書衣絹色	題名	書衣絹色
十三經注	淡藍	周秦兩漢文選	紫絳
說文字原六書正	淡黃	秦漢文鈔	草綠
重刊改併五音集韻	淡藍	古詩紀	紫絳
韻補	軍綠	宋藝圃集	墨綠
韻譜本義	石青	增廣類聯詩學大全	淡藍

此外，尚有近百部書籍絹面應爲晚近所重裝，外覆朱紅、明黃、淡黃、灰藍、水藍、孔雀藍、石青、藍綠、翠綠、橄欖綠、淡灰、棕灰、紫等各色絹，藍色系十居其七，2部用石青地灑金絹。²⁵ 這些書籍或因蠹蝕損傷程度較重，七成已汰去書籤，餘則移貼原已蛀傷殘破之素箋、白地灑金、黃絹或明黃地雲龍紋暗花緞書籤，且多於書衣與鈐蓋乾隆三璽的前、後副葉間增添副葉，紙新而色白，儼然不復內府藏書舊觀。

在目前存世的「天祿琳琅」善本中，另有一批書籍採用色彩豐富的宋式錦裝訂書面，十分引人注目。自古以來，蘇州「宋錦」與四川「蜀錦」、南京「雲錦」鼎足絲國，素負重譽；明代古風彌衍，儘管工藝之奇巧猶勝於古，織紋圖樣仍舊極力追摹宋時格調。²⁶ 康熙年間，褚人穫（1635-?）《堅瓠秘集》曾記述一段蘇州機坊購獲、倣擬古錦紋樣，進而重新產製的經過：

錦向以宋織爲上。泰興季先生家藏《淳化閣帖》十帙，每帙悉以宋錦裝，其前後錦之花紋二十種，各不相犯。先生歿後，家漸中落，欲貨此帖，索價頗昂，遂無受者。獨有一人以厚貲得之，則揭取其錦二十片，貨于吳中機坊爲樣，竟獲重利。其帖另裝他紵，復貨于人。此亦不龜手之智也。今錦紋愈出愈奇，可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矣。²⁷

24. 括弧內數字表示爲《後目》卷九著錄《十七史詳節》之第二部。

25. 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盧氏少谷草堂刊《春秋左氏錫》（卷十二〈明版經部〉）與清初精鈔本《劉子》（卷二十〈明鈔諸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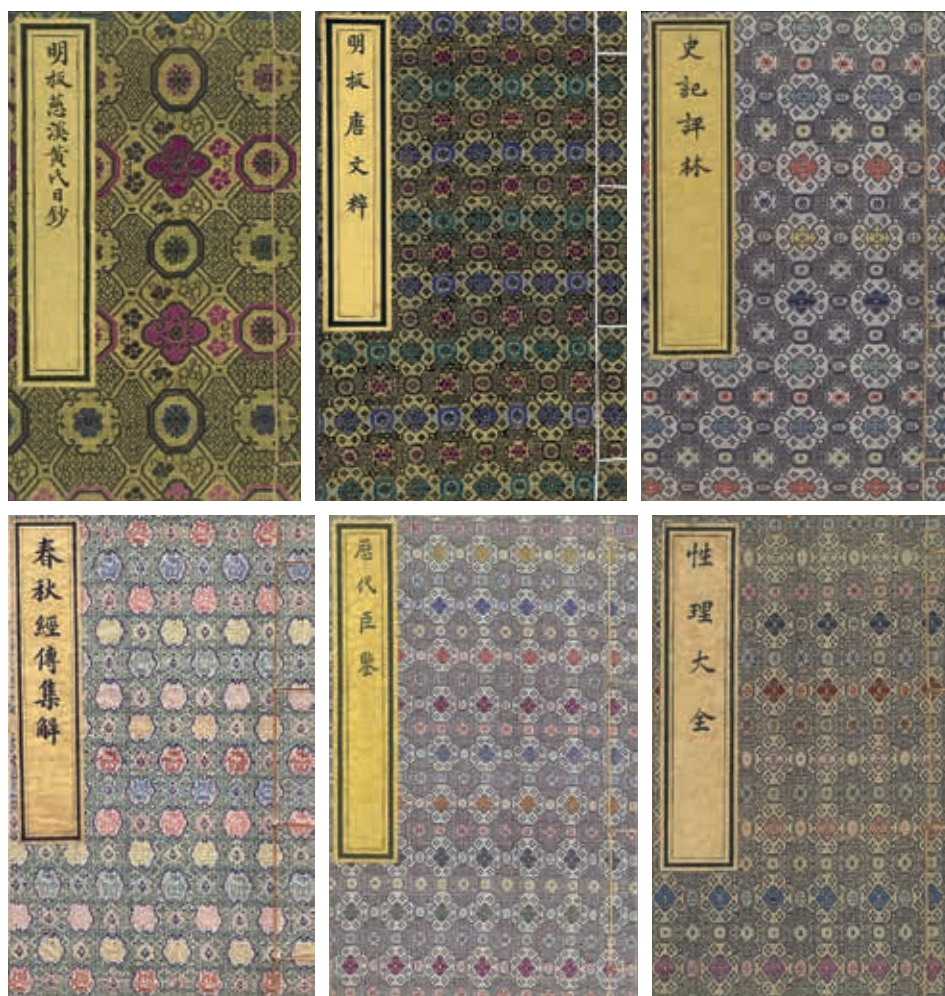
26. 參考鄭麗虹，〈明代蘇州「宋式錦」對宋錦圖案的繼承〉，《綜藝》，2010年第12期，頁45-48。

27. （清）褚人穫，《堅瓠集·秘集》（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五，〈宋錦〉，第1262冊，頁216。

人們遂將蘇州地區仿照宋錦式樣發展製作的各色織錦，稱為「宋式錦」、「仿宋錦」、「仿古宋錦」，或統稱「宋錦」；復據不同製程之工藝、用料，乃至織物之質地、用途，區分為重錦、細錦、匣錦、小錦四類。²⁸ 取以裝訂書面者，則屬選用絲線較粗、經緯密度較疏鬆的「匣錦」。本院所藏《後目》著錄書有37部採用宋式錦書衣，地色皆為明黃、淡黃或米白色，以黑色緯線織出連續的幾何結構，再運用各色彩緯填入如意、朵花、龜背等裝飾變化，少則三色，多至十色，（圖七）固然質地確實略顯粗疏，猶極力鋪展出華麗斑斕的色彩意象。

絹、錦之外，院藏5部「天祿琳琅」書之書衣、書籤全用明黃地雲龍紋暗花緞，亦頗具特出之姿。分別著錄於：《後目》卷六〈宋版集部〉元余氏勤有堂刊廣勤堂印本《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元天曆元年（1328）至後至元三年（1337）范氏歲寒堂刊本《范文正公集》，（圖八）卷十三〈明版經部〉明嘉靖十五年（1536）李舜臣等刊十七年（1538）劉儲秀修補本《古今韻會舉要》，卷十四〈明版史部〉明嘉靖四年（1525）許宗魯宜靜書堂刊本《國語》，卷十六〈明版子部〉明嘉靖九年（1530）山東布政使司刊本《農書》。如此款式相同的書籍固然不多，唯其同時現身於宋、元、明版書以及經、史、子、集四部，正足以說明：至少在嘉慶朝重輯「天祿琳琅」或其後內府修護昭仁殿藏書的某一階段，藉由書衣、函套之材質顏色標誌文物品級的理念，並未真正落實、貫徹。

28. 參考陳娟娟，〈明清宋錦〉，《故宮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4期，頁15-25；朱艷，〈非物質文化遺產——宋錦的研究與仿製〉（蘇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6），第二章2.2〈宋錦的分類及其特徵〉，頁14-19；吳玉青，〈蘇州宋錦的美學風格及其文化成因研究〉（南京藝術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3.06），第二章第三節〈蘇州宋錦美學風格中的文化要素〉，頁17-20。



圖七 院藏「天祿琳琅」宋式錦書衣



圖八 《范文正公集》 書衣、書籤皆用明黃地雲龍紋暗花緞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三、清宮修護軌跡與書衣材質遞嬗

（一）道光、同治、光緒三朝修護「天祿琳琅」藏書記略

據楊玉良先生〈清宮保護善本古籍小考〉²⁹ 引清軍機處錄副奏摺與武英殿修書處檔之記載，道光、同治、光緒三朝俱曾大規模清點並修護「天祿琳琅」乃至宮中藏書較豐之昭仁殿、毓慶宮、懋勤殿等處書籍，在國力趨弱的情況下，猶且毅然投入大量人力、物料、經費以維護皇家收藏的文物資產。

道光元年（1821），先將「天祿琳琅」藏《六家文選》等55部書共152套851本交武英殿修書處「全部改做杉木板，石青杭細套，石青杭細面，包角，穿線，安掛籤」，再將《唐類函》等132部書共383套2,690本「全部改做杉木板，其中除宋版《禮記》等書六套，仍用原錦套面糊飾，不換杭細套，其餘都改用石青杭細套，各色箋紙面頁，包角，穿線，安掛籤」。

同治十三年（1874）正月初三日，載淳（1856-1875）諭「將『天祿琳琅』書，俱著武英殿從新裝訂，換杉木板、錦套、紡絲皮，共一千四百七套」，並陸續撥款購備裝潢材料，包括大量的各色錦、各色紡絲、杉木板套、連四紙、黃龍綾、³⁰ 珠線……等等。亦有部分書籍由內務府轉發琉璃廠「寶名齋」、「肆雅堂」二書肆裝潢修補，事見繆荃孫（1844-1919）〈琉璃廠書肆後記〉：

寶名齋主人李衷山，山西人，才具開展，結交權貴，為御史李璠所糾，發配天津。漢陽葉氏藏書歸之。裝潢最佳，穆宗重裝「天祿琳琅」書，由內務府發該肆，舊面護葉，予檢得不少，饒有古香。

肆雅堂肆主丁子固……善裝潢，與寶名同裝「天祿琳琅」者，欲張甚，後因官事受責，意氣燿矣。³¹

29. 楊玉良，〈清宮保護善本古籍小考〉，《故宮博物院院刊》，1991年第2期，頁83-90。

30. 清宮修書檔案中所言「黃龍綾」，或指具有暗花特徵的織物，對應現存書籍實物，即前述「明黃地雲龍紋暗花緞」，織物組織為平紋緞結構，而非現今所認知的斜紋綾結構。本文以下仍稱之為緞，或簡為「黃雲龍紋緞」。

31. （清）繆荃孫，〈琉璃廠書肆後記〉，收入《筆記小說大觀》（臺北：新興書局，1975），第9編第8冊，頁5150。而繆氏誤將寶名齋主人李炳勛（字崇山）記作「李衷山」，翰林院侍講張佩綸誤作「李璠」。可參閱紀果庵（1909-1965），《不執室雜記：紀果庵文史隨筆選》（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9），〈市書日記〉，頁163-164；王治秋（1909-1987），《琉璃廠史話》（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頁54-56。

光緒二年（1876）四月初四日，派員進行裝潢昭仁殿、毓慶宮書籍的準備工作：清順、分卷、分套、檢查活計、順號校閱，十月初六日結算修護昭仁殿書987套的工料開支，約耗內庫銀6,940兩（尚不包含前述採辦費用）。

經過仔細計算，《後目》著錄書籍共664種、1,813函、12,281冊。由學者揭示之載述內容，可歸納出若干觀察線索：

1. 宣宗規畫將損害較重的書籍函套從原本的紙板結構改用杉木板，成為後來汰換函套的用料原則。
2. 宣宗時先後修護187部書共3,541冊，約佔《後目》著錄嘉慶朝「天祿琳琅」特藏總量的三成，其中529個杉木板套全數外裹石青色絹，³² 首批55部書亦選用相同材質、顏色的書衣，其餘132部則改採各色箋紙裝訂封皮。
3. 穆宗持續更新1,407函書冊、函套，捨杭細而改覆以宋錦，書衣則用各色紡絲。³³ 可見「天祿琳琅」書套至此已全部經過更換，甚或部分書籍受到重複修補。
4. 琉璃廠書肆裝潢宮廷藏書，似無須將拆解下之舊書衣隨書呈繳，繆氏所得，當即嘉慶朝原裝面頁。
5. 德宗裝潢987函書，「界畫書籤共九千六百條」，或有可能修補包括昭仁殿內所藏「天祿琳琅」以外書籍。
6. 道光元年修護之古籍，至同治末已逾五十載，勢必難敵蠹蟬侵噬，極可能於同、光年間視保存狀況再予重裝。

另製一簡表，略見歷次裝潢修復之異同：

時間	數量	書衣	函套
道光元年 (1821)	55部 152函 851冊	石青杭細	杉木板 石青杭細
	132部 383函 2,690冊 (6函不換杭細套)	各色箋紙	杉木板 石青杭細
同治十三年 (1874)	1,407函	紡絲	杉木板 錦
光緒二年 (1876)	987函	(紡絲)	(杉木板) (錦)

32. 「杭細」或即「杭西」，屬絹的一種。明·宋應星（1587-1666?）撰，《天工開物》（影印明崇禎間刊本），卷上，〈乃服第二卷·腰機氏〉云：「凡織杭西、羅地等絹，輕素等紬，銀條、中帽等紗，不必用花機，只用小機。」收入前揭《續修四庫全書》，第115冊，頁44。

33. 紡絲與絹之織物結構同為平紋組織，實用層面廣泛，《大清律例》卷十七〈禮律·儀制·服舍違式〉載：「奴僕准用紡絲、絹紬、綿紬、毛褐、屯絹、葛守、梭布、貉皮、羊皮，其緞、紗及各樣細皮，俱不許用。」收入《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影印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武英殿刊本，第331冊），頁6a。本文以下皆稱為絹。

綜合前文所歸納書衣樣貌與上述史料，可以確定的是：院藏《後目》著錄之322部「天祿琳琅」書，幾乎全數都在道光、同治、光緒三朝陸續經過輕重程度不一的修補，並重新換裝材質、顏色各異且與版本年代、四部分類毫無關聯的書衣。檢視暨判斷標準，主要依據書冊前後乾隆鑑藏六璽朱印是否蛀蝕？若鈐印出現蛀痕而封面、封底完好平整或不相吻合，則此書必已重裝；若書冊、書葉完好，似無拆裝跡象，唯書衣、書籤款式卻與重裝者相同（如書衣用宋式錦、各色絹，書籤用明黃地雲龍紋暗花緞者），則推估此書亦經修補。

（二）修補跡證的再發現

而在檢視書況、記錄相關訊息的過程中，偶然發現：部分書冊首、末副葉靠版心一側對折長邊，或書角因蟲蛀缺損處，留有類似撕離黏合紙張的痕跡，多為各色箋紙之塗布粉層、金屬箔屑，少數隱約辨識出屬於織物纖維。如卷一〈宋版首部〉著錄一部書前冠以乾隆皇帝親筆題識的《尚書詳解》，墨綠色絹書衣、明黃地雲龍紋暗花緞書籤，明黃地幾何紋宋式錦套，染黃高麗紙掛籤正楷書寫「御題宋版尚書詳解全函」，³⁴ 屬於典型的「天祿琳琅」現存書籍樣貌；今觀第二冊前副葉便顯然可見淡綠色灑金的紙張表層殘餘，（圖九）則此書或即同、光年間重裝，至於撤下的淡綠地灑金箋書衣，究係道光修補抑或嘉慶原貌？尚難斷言。另如卷十六〈明版子部〉著錄明萬曆四十八年（1620）凌汝亨烏程（今浙江省湖州市）刊朱墨套印本《管子》，現存書衣用淡黃地幾何紋宋式錦，各



圖九 《尚書詳解》 清康熙間徐乾學輯刊《通志堂經解》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34. 《後目》稱：「是書《通志堂經解》內翻刻，此其原本也。」然此本正是清康熙間徐乾學（1631-1694）輯刊《通志堂經解》之一。原書版心下右刻「通志堂」、左鐫工名氏，於〈尚書序〉並各卷末俱刻有「後學成德校訂」一行，此本在刷印時皆特意裁取小紙片，以墊版方式掩去。

冊後副葉側邊則遺留深棕色絹質書衣痕跡：（圖十）卷二十〈明鈔諸部〉著錄之清初鈔本《增廣鐘鼎篆韻》，石青絹書衣，黃絹書籤，無函套改用木夾板，板面鐫刻題籤並填入綠色，³⁵ 第二冊後副葉亦有原先所用淡藍地灑金絹之餘跡。（圖十一）院藏《後目》著錄書中，陸續檢得約70部類似實例，茲從中再舉若干現存書衣樣式暨修補殘留痕跡列表於次頁，當有助於逐步推溯嘉、道二朝對於「天祿琳琅」善本裝潢的整體趨向，及其與同、光年間修護重裝的明顯區別。

也就在翻檢書冊的同時，進一步看出約莫十餘部書前、後副葉拆裝書衣的固定黏合點上，重疊著二種箋紙或織物的殘餘痕跡。如卷十八〈明版集部〉著錄明嘉靖十五年（1536）玉几山人刊本《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淡藍絹書衣，明黃地雲龍紋暗花緞書籤，紫地幾何紋宋式錦套，符合同治、光緒之裝潢規制；第三函第四冊後副葉側邊點膠處則留下二道箋紙粉色：底下一層為淡綠色，其上為明黃色。可以想見，嘉慶年間將這部杜詩藏入昭仁殿時，乃覆以淡綠色箋書衣，道光元年改用明黃色箋重裝，同、光時再度修護，始成為目前所見樣貌。又如同卷著錄之第一部明崇禎八年（1635）顧凝遠詩瘦閣刊本《濟北晁先生雞肋集》，今日所見書衣係晚近重裝之淡藕合色羅紋紙，並移貼部分已經蟲蛀之素箋書籤，其副葉甚至可見三層殘紙，（圖十二）據以推知本書嘗遞經明黃、淺綠以及水藍等三種不同顏色的箋紙書衣，為目前所見最為特殊者。其餘同類書例，復略舉如次表：（A）表示底下一層，（B）為其上一層）



圖十 《管子》 明萬曆四十八年凌汝亨烏程刊朱墨套印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一 《增廣鐘鼎篆韻》 清初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二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 明崇禎八年顧凝遠詩瘦閣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35. 另有5部裝潢款式與此帙相同，分別是：卷二〈宋版經部〉著錄明嘉靖間徐氏刊三種本《禮記》（第二部）、清康熙間徐乾學輯刊通志堂經解本《三禮圖》（第一部），卷三〈宋版經部〉著錄明嘉靖間翻刊宋中籍本《九經》，卷四〈宋版史部〉著錄明范氏天一閣刊本《稽古錄》，卷六〈宋版集部〉著錄宋臨安府陳宅書籍舖刊本《常建詩集》。經比對《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北京：線裝書局，2004）登載之點查字號，這些書籍皆為「呂」字號，最後存放位置全不在昭仁殿內，而在養心殿體順堂中。此外，卷五〈宋版子部〉著錄明刊本《纂圖互註揚子法言》（第二部），板面不刻字，貼黃絹書籤；卷八〈影宋鈔諸部〉著錄清康熙間鈔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板面無刻字、書籤。以上與《增廣鐘鼎篆韻》共3部，皆為「餘」字號，即藏於惇本殿。

卷別	著錄題名	現存書衣樣式	修補殘留痕跡
四 宋版史部	古史(1)	重裝明黃色絹書衣 無書籤	明黃地灑金箋
五 宋版子部	朱子語類	暗粉色箋書衣 古色箋書籤	墨綠色箋
七 宋版集部	文選	淡黃地灑金箋書衣 古色書籤(未題)	淡綠地灑金箋
八 元版經部	春秋經傳集解	重裝石青色箋書衣 無書籤	暗粉地灑金箋
九 元版史部	十七史詳節(2)	紫絳色絹書衣 黃雲龍紋緞書籤	淡藍色箋
十一 元版集部	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2)	重裝藍色絹書衣 無書籤	磚紅地灑金箋
十二 明版經部	詩緝	石青色絹書衣 黃雲龍紋緞書籤	淡綠地灑金箋
	春秋胡傳	藍綠色絹書衣 黃緞書籤	明黃地灑金箋
十四 明版史部	資治通鑑綱目(1)	淡藍色絹書衣 黃雲龍紋緞書籤	胭脂地灑金箋
	唐六典	暗粉色絹書衣 黃雲龍紋緞書籤	淡粉地灑金箋
十六 明版子部	丹鉛總錄	淡黃地幾何紋錦書衣 黃雲龍紋緞書籤	淡粉色箋
	重修考古圖	淡藍色絹書衣 黃雲龍紋緞書籤	淡綠色箋
十七 明版子部	事物紀原(1)	藍色絹書衣 黃網書籤	磚紅色箋
	詩壇叢韻	淺粉色箋書衣 素箋書籤	明黃地灑金箋
十八 明版集部	唐王右丞集(1)	明黃色箋書衣 明黃色箋書籤	軍綠地灑金箋
十九 明版集部	臨川吳文正公集	灰綠色箋書衣 素箋書籤	淡綠色箋
二十 明版集部	周秦兩漢文選	紫絳色絹書衣 黃雲龍紋緞書籤	淡膚色箋
	文翰類選大成	淡綠色箋書衣 素箋書籤	淡綠地灑金箋
二十 明鈔諸部	百家詩話總龜	棗紫色絹書衣 黃雲龍紋緞書籤	明黃地灑金箋
	吳都文粹	軍綠色絹書衣 黃雲龍紋緞書籤	淡綠地灑金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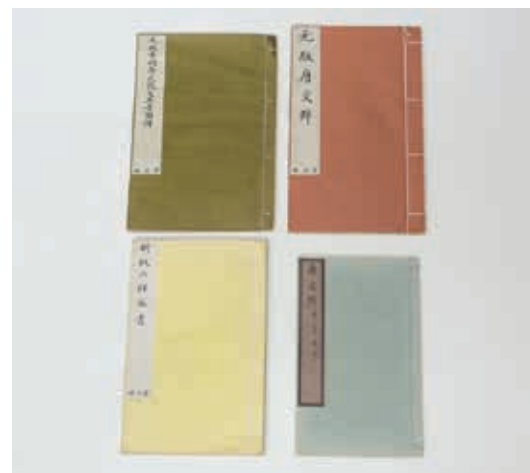
卷別	著錄題名	現存書衣樣式	修補殘留痕跡
八 元版經部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	草綠色絹書衣 黃雲龍紋緞書籤	(A) 淡綠地灑金箋 (B) 墨綠色箋
八 元版經部	爾雅注疏(1)	淡黃色絹書衣 黃雲龍紋緞書籤	(A) 淡黃色箋 (B) 磚紅地灑金箋
十一 元版集部	淵穎吳先生集	草綠色絹書衣 黃雲龍紋緞書籤	(A) 明黃色箋 (B) 淡綠地灑金箋
十二 明版經部	禮記集說(1)	重裝藍色絹書衣 無書籤	(A) 淡粉色箋 (B) 暗粉地灑金箋
十七 明版子部	羣書集事淵海(3)	重裝石青色絹書衣 素箋書籤	(A) 淡黃色箋 (B) 淡粉色箋
十八 明版集部	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3)	重裝橄欖綠色絹書衣 黃雲龍紋緞書籤	(A) 淡綠地灑金箋 (B) 明黃色箋

這類書例的檢出，適足印證確有部分藏書於道光朝初次修補後，歷經半世紀春秋更迭，難以抵禦自然物候的侵擾或人為管理的疏誤，降至同、光年間再度納入重新清查、維護「天祿琳琅」善本特藏的對象。從文物本身提示的細微訊息，或得略窺一部皇家藏書所經歷、隱含的裝潢變遷脈絡。

四、「天祿琳琅」書衣原貌之蠡測

藉由對院藏「天祿琳琅」相關書籍進行全面檢視，不僅可從整體、宏觀的角度認識這數千冊書衣所鋪陳之景況，同時獲致許多過往未曾觸及或注目的物質實證，進一步印驗與理解紛呈諸相的演化跡緒，得出相對趨近於清宮善本典藏情境的推論。而在清中葉以降大規模修護宮中藏書，乃至其後倍經曲折的文物播遷歷程，又有多少書籍能夠維持、保留昔日昭仁殿「天祿琳琅」的裝潢原貌？好奇之餘，更寄望能在現存文物中發掘些許彌縫臆想、補闕釋疑的線索或憑據。

先就322部《後目》著錄書而言，初步推定嘉慶朝重輯「天祿琳琅」時，普遍採用各色箋紙、絹料（皆或有灑金）裝潢書冊，至今較常察見者，多為淡粉、淡綠、淡藍、淡黃、明黃等色，間用石青、軍綠、磚紅，兼具溫潤、明亮與莊重的氣質；其書衣材質配色不受刻印時代暨四部分類之侷限，亦未見等第之別，殆無可疑。唯綜合前文所述書況查檢、史料佐證等篩選條件，復基於維護文物安全、不拆揭書衣副葉的原則下，經覈書冊完整良好，幾乎未嘗發現修補重訂痕跡，推測較有可能保存嘉慶朝裝潢原貌者，僅得10部（圖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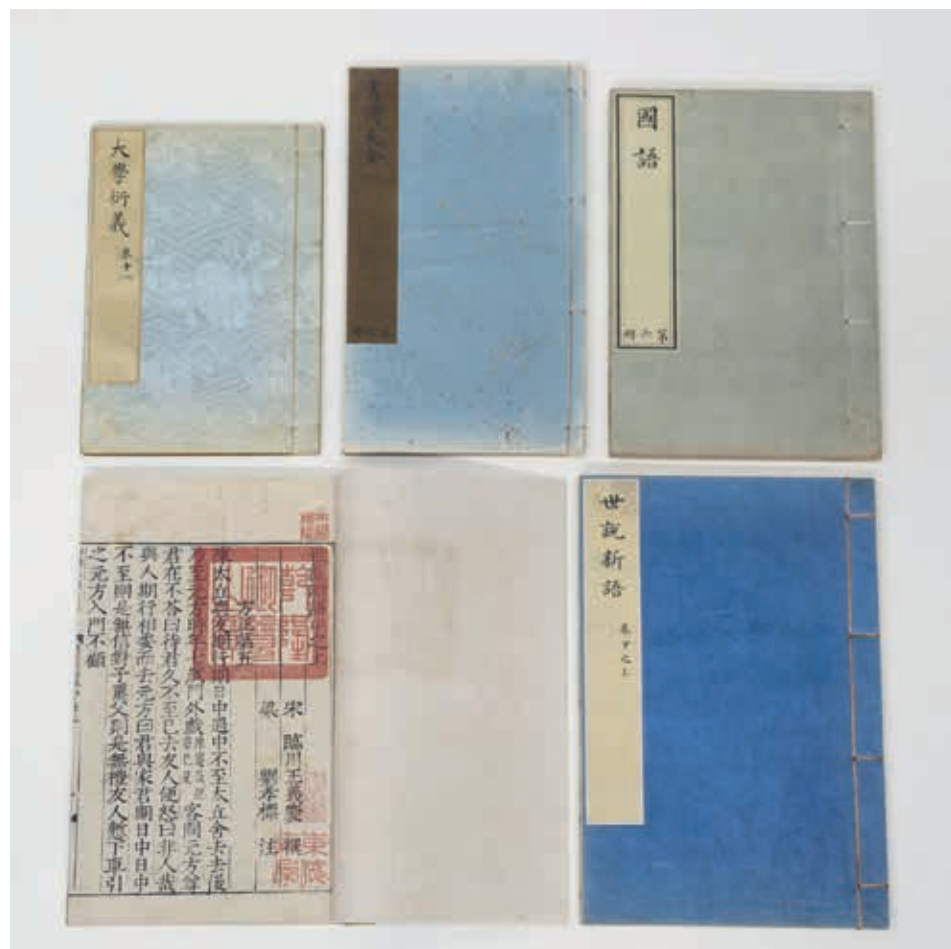


圖十三 院藏嘉慶朝重輯「天祿琳琅」善本書衣

- 卷三，〈宋版經部〉，《春秋經傳集解》第一部。宋淳熙間撫州公使庫刊遞修本，卷十七、二十五至二十八、三十配補紹興間江陰郡刊遞修本，卷二十九配補明嘉靖間覆刊元相臺岳氏荆谿家塾本。素綾包角，石青地灑金絹書衣，古色書籤，題「宋版春秋經傳集解 卷□」。（□為數字）
- 卷四，〈宋版史部〉，《史記索隱》。明正德間劉洪慎獨齋刊本。偽金粟山藏經紙書衣、書籤，題「索隱史記 □」，款式、書體明顯與其它書籍不同，應是保有入藏「天祿琳琅」前之舊貌。
- 卷八，〈元版經部〉，《重刊許氏說文五音韻譜》。明刊本。橄欖綠素緞書衣，白地灑金箋書籤，題「元版重刊許氏說文五音韻譜 第□冊」。
- 卷九，〈元版史部〉，《前漢書》。明嘉靖間汪文盛等福建刊本。黃絹包角，藏經紙色書衣，白地灑金箋書籤，題「元版前漢書 第□冊」。
- 卷九，〈元版史部〉，《後漢書》。同上，書籤題「元版後漢書 第□冊」。
- 卷十一，〈元版集部〉，《唐文粹》。明嘉靖三年（1524）徐蘇州刊本。黃絹包角，磚紅地灑金箋書衣，白地灑金箋書籤，題「元版唐文粹 □冊」，底下尚有原籤，淡綠地灑金箋，題「唐文粹 □冊」。
- 卷十四，〈明版史部〉，《舊唐書》。明嘉靖十四年至十七年（1535-1538）間人詮吳郡刊本。黃絹包角，淡藍地灑金箋書衣，白地灑金箋書籤，題「明版舊唐書 第□冊」，底下尚有原籤，明黃地灑金箋，題「舊刊舊唐書 □冊」。
- 卷十五，〈明版史部〉，《十七史詳節》。明正德十一年（1516）劉洪慎獨齋刊本。淡黃絹包角，淡藍地灑金絹書衣，白地灑金箋書籤，題「明板十七史詳節 第□冊」，下有同色原籤，題「明板十七史詳解 第□冊」。
- 卷十六，〈明版子部〉，《二程先生書》。明隆慶四年（1570）金立敬刊公文紙印本。黃絹包角，淡黃地灑金箋書衣，白地灑金箋書籤，題「明版二程全書 第□冊」。
- 卷十九，〈明版集部〉，《唐文粹》第三部。明嘉靖六年（1527）張大輪刊本。淡黃絹包角，淡綠地灑金箋書衣，古色書籤，題「唐文粹 卷□ 卷□……」，格式略顯不同。

若欲品賞體探「天祿琳琅」書冊裝潢之古色風華，除了在數百部著錄書中力圖拼湊零碎寥落的殘紙舊面，更值得關注「目外書」的文物特質：一批基於諸般緣由未能正式入藏「天祿琳琅」並獲載錄於前、後二編《書目》的昭仁殿過客，卻也因此意外捕捉住乾隆、嘉慶年間典藏宮廷善本的裝幀品味，誠然有別於後繼修補規格。依據鈐印特徵暨其相應之蒐藏時段，院藏「目外書」的書衣函套表露出各異其趣的裝潢樣式、調性與特色。

首先，鈐以「天祿琳琅」、「乾隆御覽之寶」雙璽之書，要皆於乾隆四十年以前



圖十四 院藏乾隆朝《欽定天祿琳琅書目》目外書書衣

進入昭仁殿，卒因卷帙殘缺、檢校遺漏甚或經審定為偽贗版本而確定改撤，故未納入《前目》，更有可能因此移置其他宮殿陳設貯藏，遂躲過嘉慶二年火劫。本院典藏5部，除明刊本《孔子家語》在撤出後即裁去璽印並改換為尋常古色紙面，³⁶其餘4部經檢視未見明顯修補改裝痕跡，猶仍保有當年「冊府重裝」之風姿：（圖十四）

1. 《書經大全》十卷。明刊本。淡藍地灑金箋書衣，古色書籤，題「書傳大全第□冊」。現存點查字號「律八四九-22」與《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登載不符，待考。
2. 《大學衍義》存三十卷。元刊明修補本。淡綠絹包角，淡綠曲水紋地折枝暗花緞書衣，古色絹書籤，題「大學衍義 卷□」。此書得自康熙帝初次南巡期間，首冊內有白紙貼箋：「《大學衍義》二套十六本。廿三年十一月，南巡代

36. 關於因版本作偽而遭撤出之「目外書」文物實證：明嘉靖十四年袁袞嘉趣堂翻刊宋本《世說新語》、明隆慶六年（1572）徐祚錫長洲刊本《孔子家語》，請參閱拙文〈屢製還應重訂正——說乾隆朝「天祿琳琅」撤出書〉，頁56-64。



圖十五 《班馬字類》 清康熙間馬氏叢書樓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來。」清室善後委員會點查字號「收三〇一」，在位育齋中。

3. 《國語》二十一卷。明嘉靖四年許宗魯宜靜書堂刊本。淡黃絹包角，淡灰綠色箋書衣，牙黃絹書籤，題「國語 第□冊」。點查字號「餘八四九-5」，在惇本殿帶芙蓉紗簾之樟木書架第三格。
4. 《世說新語》。明嘉靖十四年袁袞嘉趣堂翻刊宋本。淡黃絹包角，月白曲水紋地纏枝暗花緞書衣，牙黃絹書籤，題「世說新語 卷□」。點查字號「餘八四九-5」，在惇本殿帶芙蓉紗簾之樟木書架上。點查字號「餘八四九-7」，與《國語》同在惇本殿。

上列四書，分屬經、史、子三部，卻僅見藍、綠二類顏色，據以推想乾隆朝匯藏內府珍本，並未按四部類例分色裝潢，而是泛採質地緻密、色調簡淡的織物與紙品，為善本賦予新裝；貴重的宋、元版書或許較常選用緞面，餘則用各色箋或灑金箋，書籤不外絹質或將紙張染成藏經箋色，並以薄細的牙黃、湖藍或素絹包角，務求古雅。此外，這一時期收藏之書，籤題似皆未記「宋版」、「元版」、「明版」等，與續入者頗見區別。

其次，鈐以「天祿琳琅」、「天祿繼鑑」與橢圓「乾隆御覽之寶」三璽者，乃乾隆四十一年（1776）以後新獲之善本，藏貯於御花園內養性齋，本是為了持續擴充書目著錄內容，卻在昭仁殿焚燬後，順勢成為嘉慶皇帝重建「天祿琳琅」的重要文物資源，復因故未獲著錄，即所謂《後目》之目外書。本院典藏7部，除了書衣大多未經改裝，亦極可能保有乾隆朝續入時所製作的函套樣式：



圖十六 《唐宋白孔六帖》 明嘉靖間蘇州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1. 《班馬字類》二卷。清康熙間馬氏叢書樓刊本。牙黃絹包角，淡藍地灑金絹書衣，明黃地方格小龍紋錦函，古色書籤、套籤，題「字類 第□冊（全函）」。內有一黃籤記「宋板班馬字類全函存四冊欠第五冊」。點查字號「律一四三-8」，最後出現在景陽宮正殿木架上。（圖十五）
2. 《古史》六十卷。宋孝宗時浙江刊元明遞修本。淡綠地灑金箋書衣，明黃地蛇皮幾何紋錦函，古色書籤、套籤，題「宋版古史 □冊（□函）」。點查字號「日七七八-9」，在昭仁殿南首第一架木架。
3. 《漢書》百二十卷，《後漢書》九十卷〈志〉三十卷。宋福唐郡庠刊元明遞修本。淡綠色箋書衣，明黃地壽字團龍紋錦函，古色書籤、套籤，題「宋版前（後）漢書 第□冊（第□函）」，各函黃掛籤則記為「元版前（後）漢書」。點查字號「日九二-60、61」，同在昭仁殿木書架上。
4. 《唐宋白孔六帖》存九十九卷。明嘉靖間蘇州刊本。素絹包角，明黃色箋書衣，湖藍地朵花鎖子紋錦函，古色書籤、套籤，題「宋版白孔六帖 第□冊（第□函）」，首函黃籤暨各函掛籤亦皆題曰宋版（板）。點查字號「律八三三-19」，在景陽宮靜觀齋木書架上。（圖十六）
5. 《李太白文集》三十卷。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繆曰芑雙泉草堂翻刊宋本。素絹包角，明黃地灑金箋書衣，白地灑金箋書籤，題「明版李太白集 卷□之□」。點查字號「律八三五-113」，與《唐宋白孔六帖》同置於景陽宮靜觀齋。

儘管案例有限，不足重構乾隆朝續入善本之裝潢通例，然這些書籍涵蓋四部，卻也呈現出若干連貫與近似的特點：經判定為宋版者，皆盛以錦函，其質地密實、圖紋多變、配色雅麗，誠非清季修補工料所能並論；書籤、套籤多染成藏經紙色，並標明版刻時代，與已獲鑑藏之謄錄體例不同；整體色調以明黃為主軸，迭見灑金，具有鮮明輝煌的視覺效果，頗能呼應昭仁殿上籤羅縹碧、響夏琳瑯的藏書勝景。

最後，鈐以「天祿琳琅」、「天祿繼鑑」與橢圓「嘉慶御覽之寶」三璽者，係屬嘉慶三年以後為續纂《天祿琳琅書目三編》所蒐藏之珍本，本院存藏8部，除明刊遞修本《禮記集說》僅於上、下函首冊首葉天頭中央見一嘉慶御覽朱印，規制頗不相侔，其餘諸書無論皮置昭仁殿內或移調他處，逾半未再修補重裝，故而維持昔日初經審定鑑藏的裝潢舊觀：

1. 《增修互註禮部韻略》五卷。元刊本。米白絹包角，石青地灑金絹書衣，藍絹面函套，素箋書籤，題「元版禮部韻畧 第□冊」。點查字號「日八四-54」，在昭仁殿北面東首第四架木書架。
2. 《增修互註禮部韻略》五卷。元至正四年（1344）余氏勤德堂刊本。淡綠絹包角，淡綠地金銀箋，藍絹面函套，素箋書籤，題「元版禮部韻畧 第□冊」；下有舊籤，題「元版禮部韻略」。點查字號「日三一-15」，在昭仁殿木架上。
3. 《五經旁註》十九卷。明刊本。此帙為經摺裝，封面、封底外裏蛇皮紋宋式錦，修補時仍用相同樣式但質地較疏簡之蛇皮紋錦包覆其上，並移貼原白地灑金箋書籤，題「元版五經旁註 第□冊」，藍絹面函套。點查字號「日三〇五-28」，亦在昭仁殿木書架上。（圖十七）
4. 《六家文選》六十卷。明嘉靖十三年至二十八年（1534-1549）袁褰嘉趣堂覆刊宋廣都裴氏本。素絹包角，淡粉色箋書衣，石青地織金天華錦函，古色書籤、套籤，題「宋版六家文選 第□冊」。此書卷末偽刻「紹興乙亥萬卷堂鐫」木記，廷臣不察，竟珍若宋槧，不僅以錦函裝盛，其外更配有木匣，按禮、樂、射、御、書、數標次，匣面刻「宋刊文選」並填灰色，在院藏所有「天祿琳琅」書中，最顯慎重。點查字號「呂二一八二」，位於養心殿體順堂。（圖十八）
5. 《豫章先生遺文》十二卷。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汪大本刊本。素絹包角，淡黃地灑金箋書衣，明黃地龜背如意紋錦函，古色書籤、套籤，題「宋版豫章先生遺文 第□冊（□函）」，點查字號「律一九八-20、45」，在景陽宮正殿書架上。（圖十九）

觀察上述諸書實貌，不難看出嘉慶年間持續匯聚宮中善本以擴充「天祿琳琅」特藏規



圖十七 院藏嘉慶朝續輯「天祿琳琅」善本書衣



圖十八 《六家文選》 明嘉靖十三年至二十八年袁製嘉趣堂覆刊宋廣都裴氏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九 《豫章先生遺文》 清乾隆四十五年汪大本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模，大多承襲乾隆朝續入書籍之裝潢體式，宋版皆盛以錦函，古色書籤、套籤，元版則多用素箋或灑金箋，籤題一律標記時代、冊次；至於函套是否循乾隆舊制採藍色緞？僅由上列三部同為藍絹套，仍不宜遽作論斷。唯一趨近肯定的是：從乾隆創設、續入，到嘉慶重建、再續入，「天祿琳琅」書衣之材質、顏色，未嘗因版本年代、四部分類而律定。

結語

本文旨在探求「天祿琳琅」書衣裝幀特色及其內蘊之嬗變脈絡，藉由全面檢視院藏帶有相關鑑藏印記之著錄書與目外書，逐部記錄書衣材質、顏色乃至迭經修補之殘餘痕跡等資料，復徵考文獻載述，嘗試就現存書籍之紛呈樣態作出合理解釋，進而推溯清帝匯萃宮廷善本的裝潢舊貌暨典藏思維。謹據文物實證，歸納若干觀察要點如下：

- (一) 院藏《後目》著錄書，絕大多數皆於道光、同治、光緒三朝大規模清查、修護宮中藏書時重新裝潢，原函套全遭替換，已無實物存世，可能保有書衣舊貌者，百中亦不過二、三。唯賴未獲書目著錄且多數貯別殿之目外書，一則倖免於昭仁殿火劫而傳藏至今，再得藉以揣想乾隆、嘉慶先後匯藏「天祿琳琅」之裝幀規制與特色。
- (二) 乾隆年間將入藏昭仁殿之舊版善本重新裝潢，嘗明確規範函套材質、配色，用示差等，如宋版皆配錦函，至嘉慶朝仍遵此例；書衣則未按版刻年代、四部分類畫一體式，廣泛運用緞料、色箋、灑金箋或絹，唯遇珍稀之古紙舊面，則特予保留維護，整體呈現出精緻、典雅、明麗、豐華的氣象。道光元年修護「天祿琳琅」藏書，頗規仿前制，除首批改換石青絹書衣，猶多用色箋。同治、光緒年間再度查點重裝，書衣材質始擴及各色絹及宋式錦，函套亦皆覆以質地疏鬆、色彩俗艷的幾何紋宋式錦，泯沒舊制，古意蕩然，誠如張允亮（1889-1952）《故宮善本書目·凡例》所云：

其為乾、嘉時原裝者，錦裘緞函，古雅悅目；其經同、光間重裝者，工料俗劣，無復舊觀。³⁷

- (三) 書籤材質暨謄錄格式亦可區辨同異。乾隆朝「天祿琳琅」嘗見絹質書籤，僅題書名及卷、冊次；乾隆續入乃至嘉慶年間重輯、再續入之宋版書皆用古色箋，餘則多用白地灑金箋或素箋，書名上一律加冠版刻年代，謄錄書體俱屬端整，且同樣經過訂正畫一的檢校程序，部分書籍封面上猶可見重

37. 見嚴靈峰編，《書目類編》（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第16冊，頁6482。

疊黏貼的新舊二種書籤。同治、光緒重修昭仁殿藏書，乃改用明黃地雲龍紋暗花緞界畫籤條、包裹書角，籤題年代或有或無，幾乎不記卷、冊，體例錯雜，筆跡亦略顯粗率，可謂間接反映當時力圖速成卻未克兼顧修護品質的侷限與缺憾。

- (四) 無論就書籍現存樣貌，或從中分梳原裝、修補之書衣材質款式，「天祿琳琅」整體裝潢配色當與版刻年代或四部分類不相關涉，幾無規律可言，較之《四庫全書》、《宛委別藏》分彩裝儲，頗見異趣。此或乾隆皇帝「輯今弄古非同事，天祿文淵故別藏」³⁸ 復且「合於古者秘書分中外之義」等匯聚古今圖書以及善本特藏理念之體現。
- (五) 文物檢視過程中所發現的書衣拆裝跡證，不僅有助今人理解、追索甚或想像內府修護「天祿琳琅」善本之前的裝潢特色與嬗變跡緒，為宮廷藏書、物質文化、工藝美學等研究議題補充些許佐證材料，更提醒保存這批珍貴書籍的公、私藏家，倘若再需修補裱襯，或應留意書冊前、後副葉是否仍有殘餘面料，點滴積累，必能讓「天祿琳琅」書衣真容愈益明朗。

本文撰寫期間，惠承南院處閻碧芬女士提示織錦圖紋敘述方式，圖書文獻處研究助理張家維、邱怡靜協助檢視書況並登錄相關資料，謹申謝忱。

38. (清)高宗弘曆，《御製詩四集》，卷二五，〈天祿琳琅鑒藏舊版書籍聯句〉。見前揭《清高宗御製詩文全彙》，第7冊，頁17a。

別有洞天： 乾隆時期書籍藝術中的「十全」 意象¹

朱賽虹

北京故宮博物院

摘要

在乾隆帝構築的文治武功的「十全」宏偉景觀中，還蘊藏著另外的頗具「十全」意象的天地，書籍藝術即是其中之一，同樣引人入勝，發人深思。本文以清宮善本特藏的藝術傑作為例，從乾隆朝書籍裝幀形式、裝潢材質、製作工藝等方面，廣納古代做法和經驗並推陳出新，博采中外精良物質和先進技術，從而使清宮書籍藝術形成完整體系並達到「盡善盡美」的表象中，從乾隆帝關於「十全」的自我表述中，論證乾隆帝「十全」的思維模式在書籍藝術方面的輻射影響。

關鍵字：乾隆、裝幀、裝潢、裝具、造辦處、經面、裱封、織繡、鑲嵌、髹漆、函套、書盒、書格、金匱、典藏、十全

1. 本文係2011年故宮博物院科研課題「清宮善本裝潢與裝具研究」的成果之一。其中對臺北故宮清宮藏品的調研，是本課題的重要組成部分，特申請「利榮森紀念交流計畫」（2011—2012）資助得以順利實施，因此也是「利榮森紀念交流計畫」成果之一，在此特致謝忱！